

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藏中文善本書目【上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東亞圖書館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藏中文善本書目
〔上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東亞圖書館編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ZHONG HUA GU JI BAO HU JI HUA CHENG GUO

· 成 果 ·



苗瑶族生活圖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甲集卷之十

文類

夜盤套

再拜終宿伏推起長膝常滿歸汗閣以須長者常許登臨食罷
睡起幸命駕來嘗盤源一杯敬聽車音山谷與曹使君來日早
具素飯幸甚頃聞公不以饒糲欲知竹林麝厨之味故敢奉送
爾與張仲謀欲在車馬到驪驤云堂陰甚涼又有荷花明亦一
壯者能來否若來乘盤源為妙與李伯仲龍安想不甚涼田
子平家清風永日可東駕來此三人虛心待也與人當家重諾
有塘可以過飯來日欲以蒸鵝盤更具早膳敢致屈一臨保安
書院否可即早發騎奉迎與龍角數日傳有春思不實所養
阿如上元計多出遊來日午間轉敢強狂軒從見過不以率易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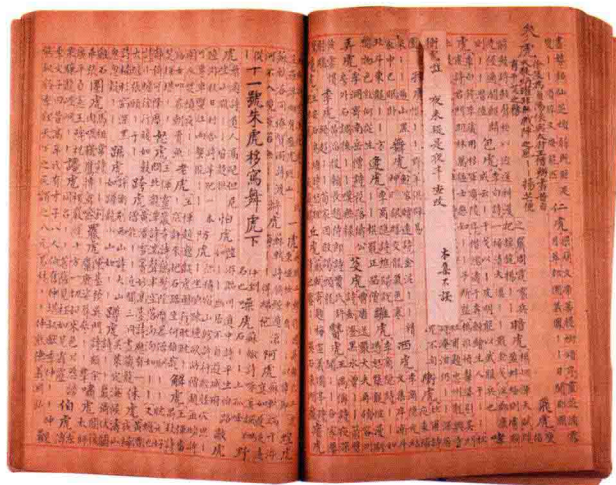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復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實錄卷之十九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歇
沙源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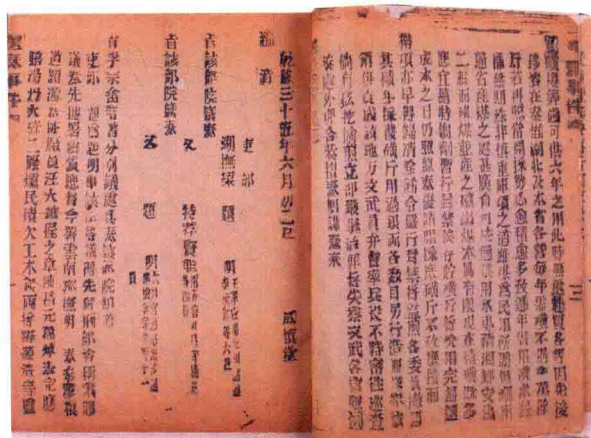
上觀督水軍及馬步兵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
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迎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
麓翌日茂才退至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進海口乘潮東
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獲樓船三十餘艘斬虜甚
衆有棄舟登岸者伏兵又掩擊之乘勝逐北覆其巨艦無算
又獲其斗船十八艘殺溺死者過半凡虜將校四百人卒五
千餘人 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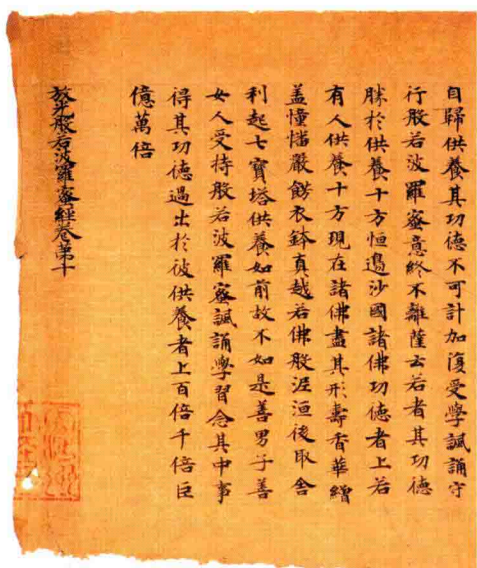
大明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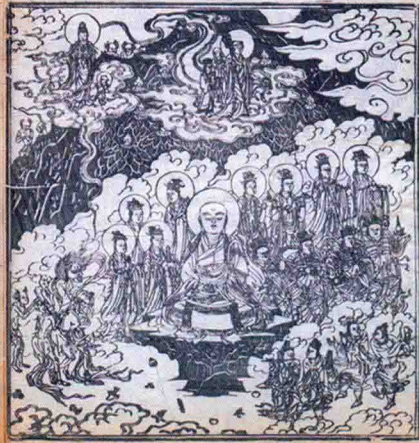
佩文韻府



題奏事件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



大雄氏水陸緣起
夫水陸大齋者乃不可思議功德之海也
示相超絕緣起非常慮有未聞聊伸梗概
且示相者此齋供養法界諸佛十方菩薩
緣覺聲聞明王八部欲界無色諸天之星
曜雲慈攝濟靈壇大地之龍神雨驟備羅
主伴今古人倫水陸空居羽毛鱗角地獄
則八寒八熱近邊孤獨餓鬼則九品三階
針咽炬口陣亡飢殍枉天橫終無主無依
孤危滯冤如斯等衆類趣實繁若細舉之
則雖億萬而未倫若總束之則唯二八而
已周是以帝代明龜標位別一十六異方

天地冥陽水陸儀文

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

大明萬曆
年
月
日



變子六切 輓 音 俱 底 梵 語 也 此 云 百 那 庚
多 梵 語 也 此 云 萬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處 來 故 說 其 諸 切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極 二 切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外 脛 形 切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兩 脛 脛 切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間 曰 脛 脛 切 貌 如 梵 語 也 此 云 天 堂
音 煙 通 作 咽 領 戶 感 切 口 頰 也 吉 協 切 而 旁
嗑 也 又 喉 也 領 戶 感 切 口 頰 也 吉 協 切 而 旁
爆 火 裂 聲 欵 爾 欵 爾 猶 幸 然 也 撓 擾 女 巧 切 也

天啓壬午五月火傳燕太子太傅駙馬都尉萬壽堂沐祥閣



古籍回歸故里 功德澤被千秋(代序)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這是鄭振鐸先生面對中華古籍流失海外時的慨歎。流傳海外的珍貴典籍，無論是文化交流、贈送、交換、販售，還是被掠奪、偷運，抑或是遭非法交易、走私等，都因其具備極高的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而為海外所看重。因此，其中多珍善版本，甚而還有不少是孤本秘笈。據估算，海外中文古籍收藏數量超過 300 萬冊件，北美、歐洲、亞洲等許多大型圖書館、博物館和私人機構、寺廟等都收藏有中文古籍。甲骨、竹木簡、敦煌西域遺書、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輿圖和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

中華文化綿延五千年，是全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其重要載體就是留存於世的浩瀚典籍。存藏於海外的典籍，同樣是中華燦爛輝煌文化的重要見證，是釐清中華文明發展脈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要促成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智慧成果歸於完璧、傳承中華文化優秀成果，就必須高度重視海外古籍回歸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與保護工作。1981 年中共中央在《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通過各種辦法爭取弄回來，或者複製回來，同時要有系統地翻印一批珍本、善本”。2007 年，國務院辦公廳頒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與國際文化組織和海外圖書館、博物館的合作，對海外收藏的中華古籍進行登記、建檔”。同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啓動，中國國家圖書館加掛“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牌子，負責牽頭與海外藏書機構合作，制訂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海外古籍調查工作，摸清各國藏書情況，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海外卷)。2011 年文化部頒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通知》，指出“要繼續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調查中華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情況，促進海外中華古籍以數字化方式回歸”。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半個世紀以來，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工作一直在不斷推進，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1955 年和 1965 年，在周恩來總理親切關懷和支持下，中國國家圖書館兩度從香港購藏陳清華舊藏珍籍；2004 年，又實現了第三批陳清華海外遺珍的回歸。2010 年，在國際學者和學術機構的幫助下，中國國家圖書館在

館網上建立了海外中文古籍專題網站，發佈了“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特藏資源庫”。2013年，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團隊所承擔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元本漢籍叢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2014年7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分別影印出版了《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大典〉》；2014年日本大倉汲古館藏書整體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這些不同形式的海外古籍回歸，均有利於學術研究，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但總體說來，這些僅係海外古籍中的極少部分，絕大多數仍沉眠於海外藏書機構或藏家手中，國人無緣得見。

在海外中華古籍實物回歸、數字化回歸、影印出版等幾種方式中，採取以影印出版的方式永久保存承載華夏文明的中華古籍特藏，是古籍再生性保護的重要手段，是繼絕存真、保存典籍的有效方式，也是傳本揚學、惠及士林的最佳方式，它不僅有利於珍本文獻原件的保存和保護，更有利於文獻的利用和學術研究，而且也有效地解決了古籍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與實物回歸相比較，影印出版的方式更為快捷，規模也更大。

為進一步做好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工作，2014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彙集相關領域專家、國外出版機構、出版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整合資源、有序推進，策劃啟動了“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兩大海外中華古籍回歸項目。“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編纂出版海外圖書館、博物館、書店等單位或個人所藏中華古籍新編書目、歷史目錄、專題書目、研究書志書目、藏書志、圖錄等；“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則以影印的方式，按專題或收藏機構系統整理出版海外圖書館或個人存藏的善本文獻、書籍檔案，對具有典型性、文物性、資料性和藝術性的古籍則採用仿真影印的形式出版；希望通過“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的持續出版，促進海外古籍的影印回歸。

“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編纂出版項目作為“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一部分，它的實施對保存保護中華傳統典籍、推進海外散藏文獻為學界利用、促進學術研究深入開展均具有重要意義，也必將極大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實質性拓展。

是為序。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

2015年3月

序

當今，擁有大量善本和珍貴手稿的大型研究圖書館已不僅祇限於收藏，而是想方設法讓自己的藏品為學界所知。這當然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隨著越來越多珍品的入藏，半個世紀以前出版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書目早已過時，而那時所寫的提要也不太適應現在的需求。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為新的《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目》的完成感到由衷的高興。這部書目在某些方面祇是改進，在某些方面則是全新的。有關這批藏書的編目歷史，已在這篇序言之後的文章中另作說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能够吸引各個時期最頂尖的專家學者來為東亞圖書館葛思德文庫所珍藏的古籍做編目和撰寫提要，為此我們深感榮幸。毫不誇張地說，承蒙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圖書館員和學生共同長期不懈地關注和付出，葛思德圖書館在東亞書籍史這一領域的開拓和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普林斯頓大學因此而自然地被選為中文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項目的編目中心，中心編輯室設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這個項目架起了傳統中文善本編目與機讀在綫聯合目錄之間的橋梁，實現了館藏中文善本書編目記錄的任何更新都能够在綫即時檢索。不過，我們依然不斷聽到中國的許多同仁詢問印刷本目錄，他們希望能夠看到自上一個書目出版以來幾十年中新的編目更新內容。瞭解海外中文善本收藏，是瞭解中文善本全部現況的一部分。承蒙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友情相助，經過一年的努力，普林斯頓大學新的一部善本目錄終於問世了。

圖書館的藏品不應祇是束之高閣。我們特別高興地看到，這本目錄首次包括了普林斯頓大學所有圖書館的中文善本書（1796年以前的書）。因此，這個目錄中大約百分之十的條目是新的，是東亞圖書館與其他分館之間密切合作所做的編目。

葛思德文庫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了加深東西方的互相理解。我們現在認識到的“東方”和“西方”不再是完全獨立存在的實體，而是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更重要的

是,現在促進雙方相互理解的願望與 20 世紀 20 年代時期一樣具有重大意義。希望這部書目能够成爲反映這種相互理解精神的物質載體。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館長 安妮·賈維斯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 何義壯

2017 年 2 月

Preface

Today, great research libraries holding major collections of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do not merely store them; they make their holdings discoverable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ccording to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s. This is of course a continual process, and the catalogs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ublished half a century ago go out of date as more items are added to the collections, and earlier descriptions may no longer answer current needs.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we are delighted to see the completion of this catalog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 holdings with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a catalog in some ways “merely” improved, in other ways completely new. As the short history of how these treasures were cataloged in the past which follows this preface makes clear,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has been very fortunate in having been able to attract in the past some of the foremost specialists of their day to describe the holdings of its world – famous Gest Collection held at the East Asian Library.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anks to the continuous high – level devotion to its diverse contents by Princeton faculty, librarians and students, the Gest Collection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burgeoning field of East Asian book history.

It wa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Princeton formed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bring about a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rare book traditions and on – line cataloging; ever since then, the most recent information on any book can be consulted on – line. However, we still heard from many of our colleagues in China that there was a demand for a printed version incorporating all the changes records had undergone during the several decades since the last catalog was issued. The dissemina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is part of the nation – wide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works held outside China to their potential users with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s graciously offered to publish such a volume, and we are glad to see here the result of a one – year effort to make that possible.

Libraries and collections do not exist in a vacuum. We are therefore especially happy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catalog includes Chinese rare books (defined as those published before 1796) from all the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libraries. Thus, some ten percent of the entries in this catalog are new, the records having been created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other libraries.

The original Gest Collection was founded with the expressed goal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we now see the “East” and “West” as interconnecting concepts rather than completely separate existing entities, the desire to foster further mutual understanding remains as relevant now as it was in the 1920s. May this catalog be a material manifestation of that spirit.

University Librarian, Princeton University *Anne Jarvis*

Director, East Asian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Martin J. Heijdra*

In February, 2017

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善本編目之歷史

193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與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共同收購、保護了北美中文善本寶藏——“葛思德華文藏書庫”的收藏。葛思德華文藏書庫曾改稱“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現名為“葛思德文庫”。這批收藏以最初的收藏者葛思德命名。

1937年，這批藏書從原藏地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運到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以讓世界範圍的研究者知道這批藏書為責。承蒙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先輩們認真盡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對這批藏書進行編目整理，出版了在當時可稱作精品的書目。希望這部新的書目的出版，能够再次為學者們提供一部由幾代令人欽佩的專家們相繼完成的最新編目成果。

關於葛思德文庫的形成史，已有別文詳述，可參閱中英文兩個版本^①。作為本書目的前言，這裏主要敘述一下葛思德文庫的編目簡史。葛思德文庫歷經近百年（這批藏書的收藏時間主要集中在1928至1936年這短短的時間內），善本書的編目已經成為葛思德文庫歷史的一部分，折射着書目編纂時期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思想。

這批藏書的實際搜集工作歸功於義理壽。他曾及時判斷出麥吉爾大學編目工作效果不佳，便親自接手了所購圖書的編目工作。葛思德檔案中仍收藏着義理壽不同層次的編目記錄，從購買者筆記到打包裝箱單，再到一整架紫紅絲綢封面的美麗編目卷帙。義理壽是葛思德的個人代理和合作者，因此，當普林斯頓大學接管這批藏書以後，義理壽與這批藏書就不再有正式關係了。最初，義理壽對此並不滿意；當一些誤會被澄清後，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資助出版了葛思德藏書的索引。這部索引的書名是《葛思德東方藏書庫書目》，根據義理壽自己制定的規則編製，由義理壽與白炳騏合作完成，採用中文與韋氏拼音對照，於1941年在北京鉛印出版，綫裝，帶函

^① 參見拙作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一文，收入周欣平等編 *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0) 一書，第120—135頁。中譯本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與葛思德文庫》，文字略有改動，收入周欣平等編《東學西漸：北美著名東亞圖書館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32頁。

套。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義理壽被日本當作間諜,被迫軟禁在北京的英國領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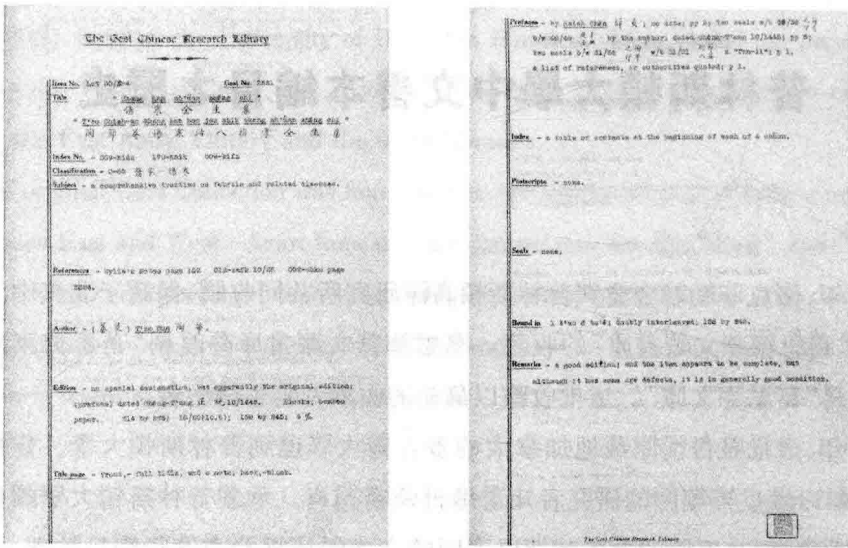


圖 1、2 義理壽編目記錄(紫紅絲綢卷帙)謄寫稿：

《陶節菴倦寒全生集》,1601—1644 年間刻本,索書號 TC85/2621

中國學者對義理壽的中文文獻知識極為敬佩,這些學者包括曾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胡適和善本專家王重民。義理壽在一封信中說,他根據數以百計的中文傳統善本書目編撰了四萬個款目卡片,以 28 部目錄作為常用參考書,因而使他的工作得以進行。那時葛思德文庫藏書總數大約有 5000 種,10 萬冊。

在曾經長時間擔任葛思德圖書館館長的孫念禮的幫助下,正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寫善本書志的目錄學專家王重民於 1946 年來到普林斯頓,鑒定葛思德藏書,檢查經部和集部一部分。葛思德圖書館收藏着四冊王先生的手稿,著錄了 1000 種普林斯頓明刻本,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王重民於 1947 年 1 月回國。我們可以推測王重民在回國之前已經完成了這四冊手稿。王先生的編目為本館的善本目錄出版奠定了基礎。

王重民曾任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代館長,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創辦人及系主任,在中文善本書及手稿研究中是有影響的學者。他除了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葛思德文庫所做的編目工作之外,為歐洲特別是法國國家圖書館所做的敦煌遺書方面的編目工作也廣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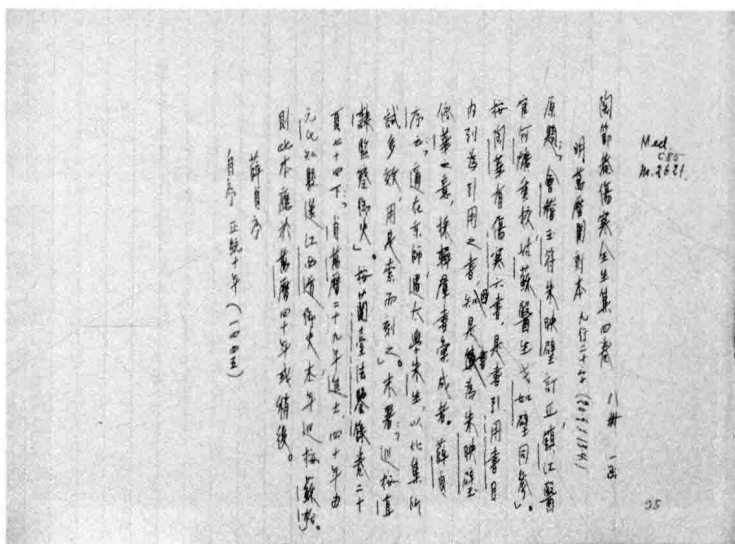


圖3 王重民編目手稿：《陶節菴傷寒全生集》（與圖1、2同種書）

王重民的四冊編目手稿，為屈萬里的重新檢視打下了基礎。屈先生在1965至1966年的一年時間中，由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和高深研究所資助，作為高深研究所的成員及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訪問學者，來到葛思德圖書館。他後來成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臺北“國家圖書館”館長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是中國早期印刷史研究方面淵博的權威學者。

屈萬里重新鑒定了每種善本書（我們可在王重民書目手稿的複印件上看到屈萬里的增補）。他的研究成果於1974至1975年間出版，書名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以下簡稱《屈目》）（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①。與以往的善本書志不同，他的書目不再重複不重要的序跋文字，而是提供了更多鑒定版本的細節，著錄行款和版框。此外，書目中還揭示了版本的優劣、區分原刻與作偽、指出竊取他家的刻本冒充已刻、“偽托授權”的版本以及書商仿冒本等。

① 1984年作為十三卷本《屈萬里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中的一種重印，其中的書名由“書目”改為“書志”。